

浩博的史志上很少见到，遥远的商代与“桐”这块土地有何关联。

那时，“桐”地为淮夷之属，相对于商邑的中原来讲，桐，算是边远的荒服，地僻人稀，文明不昌。但传说中“桐”似乎在殷商时就有有人文活动的遗迹可寻，当时桐地山崇水远，地方幽僻，据说是放逐罪臣的好去处。中华文明史纪中，周以前史实大多据传说而记载，如夏桀战败被商汤放逐到南巢；尔后的太甲因暴虐不仁而被伊尹幽禁于桐宫。“南巢”与“桐宫”，这些古老的方域，究竟指称何处，历来似未成定论。揣测“桐宫”是否与我们先人生活的“桐”地有关，不妨试作假想：太甲南放后的数个世纪，“淮夷”之域有了春秋五霸下的楚国附庸“桐国”，这就不由人不产生殷时的“桐宫”与后来的“桐”国的联想。

最可证明的是“南巢”处淮夷之地，其中周时的“巢”已被当代著名地理历史学家考证位于桐城之南的一片水域。假使夏桀真的曾囚禁于今人所考证的“巢南”即桐南，则桐城的文化史将从纷纭的春秋时代又向前跨越了一大步。

诸多历史传说透漏出一些隐隐约约的信息：桐地先民生活的这片方域，在商代晚期就有“流人”活动的蛛丝马迹，其可信度与否，无须考证。稽阅中国文化史，六经而外，远古的神话与传说成为中国文学史的源头之一，其神秘而浪漫的文学色彩，绵远长存。中国文学史中的传说，赫咄巨伟，可以成为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，而精妙细微可作茶余饭后的谈资，流传在桐城南部今双港镇的“妲己台”即属后一类传说。

“妲己台”传说未知源于何年，从殷妃妲己生活年代上看，传说应该源自久远的先民说辞，故事流传到今日，人们若信之则难免存疑，但在桐南水境确有一处遗迹可凭，又让你不得不信。

妲己台是一座旧墟，在桐南人

避这个字，用在夏天，恰如其分也。不是逃，逃这个字，显得仓皇，狼狈。再说，夏天的热，是渗透在每一粒空气里的，你往哪逃，也逃不了空气，它钻入你肺腑，或焦灼地依附在你的每一寸肌肤上，逃无可逃。也不是躲，夏天你可以躲在空调房，也可以躲在大楼的阴影或树阴之下，你躲得了一时，却躲不过一夏，只要你跨出门，只要阳光能伸手够得着你，暑气就能瞬间将你笼罩，降服。



不逃，不躲，却可以避。避是回避，不与夏天正面交锋。避虽然也有躲的意思，却比躲从容一点，雅致一点，一闪身，一回转，避过了酷暑的锋芒，像个武林高手。避还有防的意思，斗也斗不过，逃也逃不了，

妲己台吊古

李国春



落日散曲 李海波 摄

文荟萃之地。地有众流汇合，圜丘三面接水，若春秋登临，顾湖山而风烟俱净，鱼龙出没之地。高台堙没数千年，残砖剩砾似可淘寻，惜哉历来仅空余遗迹，无人拟写文字，少了完整的叙事情境。但此地为何能陡起高台，且从百姓的口中一代又一代地讲述往古，继传不衰？好古者大可去作一番考察。

妲己台是一座孤墩。遥想商亡周兴，远在淇水之滨的一段悲剧竟穿越时空，遨逸于淮夷之南，居桐之一隅，留下一则千古谜团。想彼时王姬流戍荒域，透过历史烟云，传递朝代兴废的哀婉，凄凄寂寂，直令后人发怀古之幽思。

设若“妲己台”传说有两种假定：一是当年的苏妲己在殷亡后并没死，而是随一众宫人自朝歌城流落至桐城，这与几千年后的美姬杨妃于马嵬复生、乘桴东渡的传说极为相似，充满传奇色彩，让人空起

官冥的遐想。

第二种可能是，商纣无道，妲己委实无辜。草野细民坚信，纣王暴虐是没落王权纵欲的罪过，区区柔弱女子岂能借一己红颜以致祸国？于是，庶民文学者设定，纣王身焚而妲己放逸，死后，有桐城的民众将一缕魂魄守藏在古水深处的一处崇台，建祠以供百姓凭吊，千百年后，征妇穷士每每瞻望，犹闻千古愁思之歌，常作治乱兴亡、穷达无常的喟叹。

传说既无本事的文字记载，便缺乏妲己流亡桐地的因由经过，仅凭世代乡人的口耳相传，断定妲己台为殷亡之后的遗物。但人去台空，世事微茫，哪能还原当年此地所发生的真实故事？

史学家以及小说家都说，妲己于周人的讨伐中身败名裂，化为一缕烟云。据史言之，佳人焉能复生？又怎能逃脱天地的审判，而逃

亡至数千里之外的桐地，过起平常人的生活呢？

正史既无片言只语的记载，亦无祠宇碑阙可证妲己与桐城的关系，繁富的桐城诗文中也未见有关妲己台的讽咏，唯民间文学在敷演着这一段历史传奇：西风残照，远水孤堆，美人飘飘于嬉子湖上，灼若芙蕖。传说动人，不乏审美观照，但自古至今，此地只剩一丘荒墟，丛生榛莽，美人曾经的足印早已湮没，而历来讲述仍不乏津津有味者，细想起来似乎荒诞不稽。号为“妲己”崇台，岂非扑朔迷离的一段演义？

民间文学从不以为这一传说的虚诞。在经过若干世纪后，妲己台传说非但没有在民间失佚，相反，如今废台已成为桐南的一处历史遗存，引来好事者叠加演绎。与无数个桐城民间传说不同，“妲己台”演绎数千载，荒墟累土没有传世文字，只留下一串历史符号，但它因时代的久远而愈传愈奇，深厚的民间文学积淀里，乡民的口中似乎早已耸起一座历史兴废的祭台。

常常惊叹桐城这块民间文学的沃土，曾培育出瑰丽多彩的传世佳作。自明代以后，以“桐城歌”为代表的民间歌谣以及乡土故事不胜枚举。这些流传于一邑街巷里坊、被土人称之为“俗文学”的说唱与传奇，较之文人风雅，难免登堂入室，却能与雅音正韵同样恒久流播，并且与儒家经典同具教化乡梓的社会功能，这是它的文学审美与文化力量所在。

历史上的妲己是惑君乱国的形象，也是悲剧性人物，死后桐城却为她筑起一座高台，是祀奉还是审判？人们已无法还原其历史真相。但无论是非美恶，来者凭吊丘台，宜当以史为鉴。千百载沧桑隆替，“妲己台”传说只是一句末世的音符。伴随着古老传说一代代流行，黎民百姓于朝代鼎革之际不时发出治乱兴亡的历史喟叹，又何曾停息呢？

一季一动词

孙道荣

但避一避，防一防，总还是可以的。在烈日下行走，你撑把遮阳伞，那就是防；你手搭个小凉棚在额眉上，那一巴掌的阴凉，也是防。

去哪里避呢？可以去深山，老林里有千年的凉气，每一片树叶，都会帮助你吸纳一点暑气。也可以去水边，水能包容一切，也能打败一切，每一滴水，都是降温的良方。整天躲在空调房的人，不是避暑，在防空洞里铺块凉席，摇着芭蕉扇，哎，这是避暑。在我乡下老家，从老井里打一桶水，摆在凉床边，里面再放一只地里刚摘的西瓜，这也是避暑。哪有那么多的深山老林让你钻，哪能时时刻刻泡在水里？普通人有普通人的避暑大法，照样可以与暑一搏。

与避暑大不同的，是访秋。秋是收获之季，没人躲之，避之，逃之。避了一夏，心里一定憋得紧，闷得慌，你去秋天的田间地头，城郊野外，走一走，看一看，到处都

是果实。秋高气爽，秋在高处等你。访，首义是寻，寻一寻夏的去处，觅一觅秋的踪迹，找一找果实所在。访需带着诚意，怀有恭敬之心，秋才会将它的琼浆玉液，呈现给你。

同样是访秋，有人访到的秋，是姹紫嫣红，万山红遍，硕果累累，也有人眼中是秋风瑟瑟，百花消杀，万物凋零，或喜或悲，其实都不是秋本来的样子。你经历了怎样的春天，度过了怎样的夏天，就会有怎样的秋天。我们访的不是秋，而是自己的过往和内心。

那么，春天的动词又是什么？春天是用来踏的。踏这个字，是走，来来回回地走，是踩，一遍一遍地踩。春天，万物复苏，草木繁盛，到处绿油油，满目郁郁葱葱，一脚踩进青草地，也就是一脚踏进了春天。我小时候，最喜欢春天赤脚走路，脚板底踩在青草上，毛茸茸，痒酥酥，何其快意！既然是踏春，就别矜持地穿着鞋啦，无论是

皮鞋，还是草鞋，脱了吧，光着脚丫子，你才能真正与春亲密地接触。

踏春，实乃踏青。唯一脚踩着青，春天才会顺着你的脚丫子，钻进你的心里。别担心将小草踩坏了，春天给了小草们无限的生机，一场春雨，就能将倒伏的小草们，重新搀扶起来。也别担心沾在脚丫子里的泥巴，它能让你也成为春天里的一株苗。踏这个字，还有亲临的意思，你折一朵花插在花瓶里，那不是春天，只有你将自己的身心整个踏进去，你也成为了春天的一根草，一朵花，一棵苗，一点绿，你才算是这春天的一部分。

踏春，避暑，访秋，一个动词，激活了一个季节。冬天呢？我乡下的奶奶说，又要过冬了。她用了“过”这个字。北方的人，到了冬天，像候鸟一样南下，过冬。朔风呼啸，大地白茫茫一片，一个过字，苍茫而无奈。不过，我奶奶还说了，过日子。日子就是一天天过的。冬天是一股一股的寒流，冬天是一场接一场的大雪，冬天是双手拢在袖筒里，扳着冻得通红的手指头，数过的日子。

而过了冬天，就又是欣欣向荣的春天了。